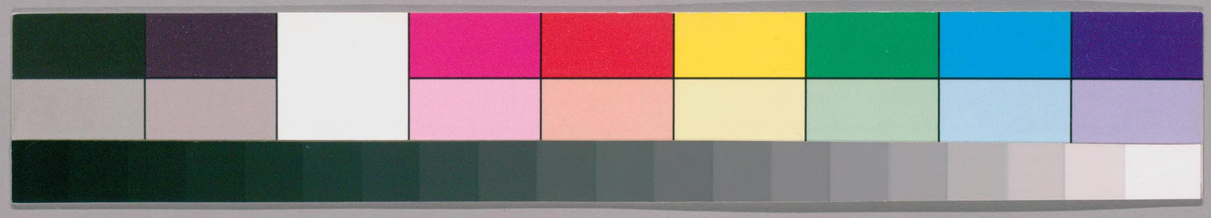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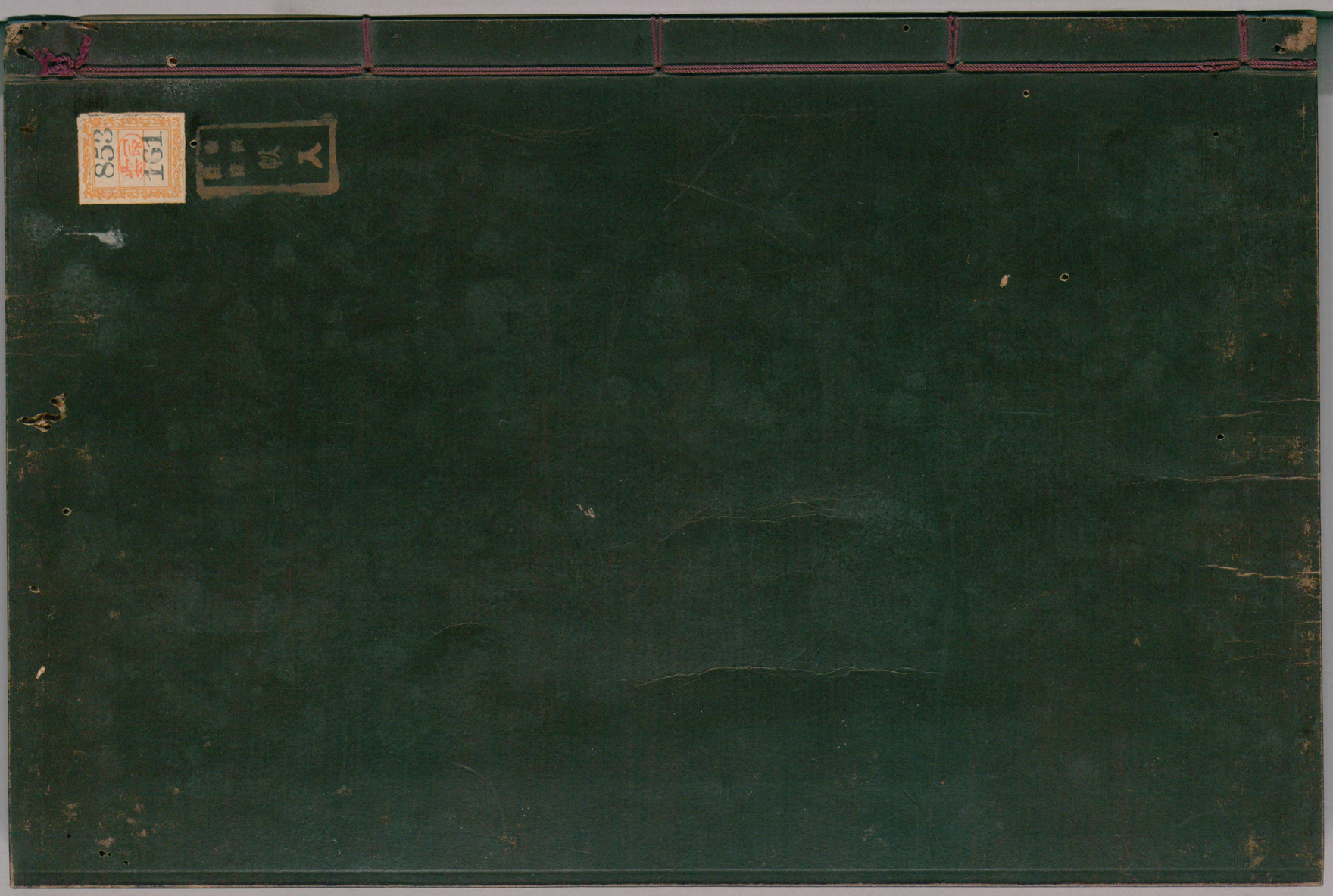
春秋二十九
853
161
書籍
四入
書経 朱子 集伝 四巻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

宣公二

己未 定王五年 **七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 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 來

來盟為前定者掌有約言矣未定效信而釋疑又相軟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屈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汪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魯君之失刻不待貶而自著矣惟屈完來盟于師下書盟于召陵則見完之服義而不敢抗也宜公能逆伯者之討蓋於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胙紛救患迭相為援衛成之執僖公為之止疑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鄫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師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汪氏曰〕春秋以來桓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楚伐鄭圍許則桓文之大征伐也他侵伐皆不致伐齊取穀以東狄而治中國僅致焉耳今而伐

萊萊微國也特書至者嘖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己之有瑕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為宜公危之也前此伐莒後此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

[汪氏曰]萊東夷小國初無召兵之釁公與齊侯伐之不過凌弱暴寡而已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前漢書]淮南王傳安上書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菑氣為之生也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杜氏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汪氏曰]旱之為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則旱災應之宜公連歲事齊頗於朝聘於乎戍之事故先乎伐萊而蠲為災後乎伐萊而旱為重猶不知警而重取於民美盖不至於秋敢不已也

附録[左傳]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移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杜氏曰]黒壤晉地一名黄父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汪氏曰]成十六年會沙隨晉聽叔孫僑如之讒不見公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汪氏曰]昭十二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年同盟于平丘晉聽邾
莒之訴公不得與盟 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
之罪耶與於會不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 〔汪氏曰〕慢盟主之以取
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而公有歉焉非生會盟
孰止之屈故諱之 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
無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
矣凡不言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
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言在它矣 〔汪氏曰〕
文公以二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
書公以諸侯之立當朝王而不當朝晉也其罪未
可深責也宜公亦必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
而不書其事以連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

可追也是文公之辱其責在晉而宜公之辱自
責也雖然忽盟主而不重鉄於朝聘之禮特小過
耳宜公篡立得罪於君父兄大惡也晉人略大惡
而問小過蓋當時霸者追其私欵惟利之求故罪
其曹成而歸諸京師則殘正之刑復何逃焉春秋為
尊者諱冬會而春書至考其故而義自見矣 〔盧陵李氏曰〕
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
可責也而文宜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
矣茲二公論文公止諱盟不書也宜公止辱以處父之伉而黃父之會
以為國哉 〔家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後而臣專政
亂於內威褻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
原而不敢問齊嫗強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
四國之君以為此會鄭會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
侯皆序焉幾中國之猶有侚也 〔陳氏曰〕晉靈公之
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垂隴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役初以大夫會盟而後不序諸侯猶書伯者也終靈公之篇則諸侯無貶矣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自隱而下君恒稱人之故諸侯多貶詞焉自文而下大夫恒稱人之故大夫多貶詞焉諸侯不勝貶則政在大夫大夫不勝貶則陪臣執國命矣

庚申　定王六年　晉成公八年　齊惠公八　衛成公三十四
陳靈公十三　杞桓公三十一　鄭襄公四　曹文公十七
文十　秦桓四　楚莊十三　蔡文公十六　宋

春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宣公纂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汪氏曰前此會平州不至納賂於齊則無危殆之患此特書至以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盟會常事不至桓文之盟會皆不致也牡丘干濮則桓公之衰新城則晉伯在大夫他未有書至者也宣公致黑壤與斷道前則見討於晉後則與晉謀討於齊皆危殆之事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閫喪徐行而不返穀梁傳乃者事畢也不畢君命也復者事畢也高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

以疾而廢君命耶〔張氏曰〕罪其遽
君命也　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　有疾亦不復可
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
以屍將事〔何氏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
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輸
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不言有疾者有疾猶
不得反也〔儀禮〕聘禮篇若有私喪則哭于館喪而
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哀而從之若實
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楚伐吳陳
侯使公孫貞子弔及良而卒將以屍入吳人辭
馬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供積
音漬　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屍造于門是
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
辭君子以為知禮事見左傳哀十五年　乃者無其上之詞
〔汪氏曰〕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士匄之乃還專
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乃復專而不合於義者也
其曰復事未畢也〔汪氏曰〕敖言不至則實未嘗如
京師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
有疾而返是敖之罪視遂尤重也○〔陸氏曰〕敖梁
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嘗為還者事
畢復者事缺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十四月
閒齊侯卒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
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
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敗為一敵子一赤一敗一然則曷為不於其狄一焉敗一於一文一則無罪於子一則無一年一穀梁傳一為一莊一及一友命一而後一卒一也此一公子一也其曰一仲一何也疏一之一也何為疏一之一也是一不一卒一者一也不一疏則無一用一見一其不一卒一也則其卒之何也以一譏一乎宣一也其譏一乎宣一何也閒一太夫之喪則去一樂卒一事一胜氏曰一有一事祭也仲一遂卒一與一祭同一日一略一書一有一事為一繕一張本垂齊一地非一魯境一故一書一地不一言一公子一間一無一異事一省一文從一可一知一也一陳氏曰一太夫卒一境內不一地一境外一地

有事言時祭一汪氏曰一當時禴祭不一書一禴者失不一在禮也先儒謂一此一為一時一祫一秦溪楊氏一云四一時禴祠烝常祭一群一廟禮煩乃於一太祖之廟一合一高曾祖禰之主共一祭之一今按禮有二一牯一祫之說或分一享於五廟或合享於太一廟合一享則一書一有一事於太一廟一分一享則書四一時祭名一時一享常事不一書故一書一此一公子遂也昏為書一知一仲遂以一祭之一日而卒一字生而賜氏一俾世其官也昏為書一卒以事之變一卒一云

之也一問仲遂卒何以不一書六一子一寧堂胡氏曰一仲遂本不一當一書一卒以事之變一而卒之故不一復書六一子生而賜之氏也

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一陳氏曰一太夫卒一恒稱名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為一卿故譏之也一張氏曰一仲遂得罪於文公以輦不一書一卒例之不一當一書一卒因事之變一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季友之於僖公同有一轉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一臨川吳氏曰一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於名之上者賜之

族而以其字爲氏豫命其子孫世世爲卿如季友之例也〔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猶君正與公子翬同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爲此蒂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爲公孫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齊仲嬰齊後之爲仲氏見成十五年〇〔劉氏曰〕穀梁二云其子曰仲遂之也非也即春秋欲疏之之何不書遂卒若無貶與使乎且欲疏絕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簡

〔左傳〕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知其不可以已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且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孫炎曰〕尋繹復祭也〔爾雅〕繹陳也是陳之昨日之禮〔何氏曰〕禮繹繼賔尸之事但不灌地降神不子諸侯曰寡人曰寡尸天子以卿爲尸尸屬昨日賓客之禮無爲尸者猶者可之詞〔朱子曰〕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　萬舞也

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何氏曰〕籥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時〕左手執籥〔注〕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

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武舞干戚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

者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 [胡氏曰]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嫡宜公以其私於己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俠檀返不正其罪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 [莊氏曰] 檀弓衛大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今按君在祭不當告故衛獻公越常禮以厚其臣然疏謂祭事雖了猶奠尸為禮未畢耳 終事而聞則不繹 [禮記] 檀弓仲遂卒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杜氏曰] 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納舞去籥 [沈氏曰] 按曾子問諸侯祭社稷祖豆既陳聞太子薨祭澤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不告者盡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 [說文] 礪本作厲 [前漢書] 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陛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卑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呂] 簾側隅也 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太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雪堂胡氏曰] 若專於尊君則視臣如太馬臣亦視君如寇讎上下俱無恩禮則賢者退處所存者阿諛小人將有以天下奉一人之說矣春秋書仲遂猶繹謂君與卿佐為一體服臣或褻豈不隱痛乎宗以當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毋喪在殯賓客宴飲歸禔魏公薨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之法或問去樂卒事是否曰凡享祀宗廟當盡禮卿卒於外而去樂卒事是私家強公室弱也君臣上下纔過毫釐即失正以此看春秋於人倫上有無窮妙意【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向以縗視卿佐之喪為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則縗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而縗則發視縗則發為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孫氏曰】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遂之罪則當為之廢縗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高閌孫氏曰】仲遂弑君之賊苟以討逆之則罪無所逃矣宣公恃之得位既任之為太夫則當盡過臣之禮卒而猶縗萬入去籥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盧陵李氏曰】猶為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叔鞅為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縗而猶縗或進或退一則重太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事文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赗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

亦書薨以著其非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弒二君齊桓討而殺之信於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仲之事則異於是矣慶以嬖妾私寵仲而仲歸齊而已僖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為賊臣惇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慶與其子弒二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仲皆當比而誅哉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殂于路後八日慶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汪氏曰春夏之交夷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為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僖書夫人姜氏薨則知出姜為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而敬嬴僭嫡之分明矣○趙氏曰公穀並云熊氏又謂為敬嬴

晉師自秋伐秦

自狄始見經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二六日而蘇杜氏曰白狄胡白狄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狄胡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貪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敗自見矣高氏曰穀之後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為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中國而為夷狄所師晉之恥也家氏曰不及偶於晉於狄亦狄晉耳廬陵李氏曰晉絕秦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起釁七年而未已晉貶狄而結以代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于成十三年呂相絕秦皆違矣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鳩公作舒鄝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鳩舒鳩告急吳吳子光帥師伐楚以救舒鳩遇于豫章楚公子囊帥師去吳而歸吳人從之及清發將擊之囊瓦畏其壯而止夫謂囊瓦曰子為政而喪師於楚此即如此之類舒鳩小國也

【汪氏曰】舒鳩舒庸蓋群舒別種非二國也

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

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汪氏曰】春秋未有二國連書者雖夷狄別種尚書甲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一國耳【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亭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強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圖

朱九月折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為楚鄭分也〔彖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二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曆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治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治震之如是顛沛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宜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月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

〔附録〕〔左傳〕晉晉克有蠱疾卻缺為政秋屬晉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傳〕葬敬嬴是無麻始用葛絰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音附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踰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可也〔兎氏曰〕宣公立妾母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也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為夫人義與成風同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

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相
宜弒君而書即位爾【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子亦
夫人也【豪山陸氏曰】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
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
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先遠日避不懷也【公羊
傳】雨熊者何宜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
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葬既有日
不以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是
乎日之
辭也

敬嬴以其子宜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
春秋大全　二十四卷　十四

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孛赤卒夫人姜氏
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
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遊于
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譏
焉【汪氏曰】春秋內葬十一有九年唯敬嬴定公二年喪
過雨定公得國於逐君之賊敬嬴殺嫡立庶故
於終事皆遺陰譴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
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
中霤【力救反】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作階殯
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廟【遷于廟祖于廟下棺也】以弔賓

則其退有節〔禮記〕坊記曰以遠檀弓君於大夫將葬甲於官及
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君退朝亦如之是亦如是者三以慶事則其祭有
時不為兩止禮也〔禮記〕王制燕人殯不為兩止雨不克葬喪
不以制也〔完氏曰〕禮先王既及葬日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慤也
故雖兩猶終事不敢停柩又次〔孔氏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其日
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思念其親諸侯相朝與
旅見天子入門而兩霑服失容則廢矩送終大事
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
車載葬器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

也〔完氏曰〕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宜兼備且公庭之於墓次
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朱子曰〕不得謂法制所不嘗得
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
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
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
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譏
為兩止已五之日喪既有日不
不可得而知或浹旬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
〔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兩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
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

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已發在途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在廟未發則當云雨寅葬而不云已丑葬矣季文子適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宜人公曷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遼東載簑笠縣封葬不為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欑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白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高氏曰〕懼晉重困民力也〔盧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專齊故城邑以備晉乎○家氏曰左氏言水昏正而栽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書時非也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詞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強而傷中國霸者之不振也〔梁山陸氏曰〕前年晉衛侵陳以真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彊舒

葵及於滑汾盟吳越而還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嘗是時使中國之君臣皆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追其鋒哉

辛酉　定王七年　九年　十五卒　蔡文十二　鄭襄五　曹文十八　陳靈十四　杞桓三十七　宋文十一　秦桓五　楚莊十四　晉成七卒　齊惠公九　衛成三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有母喪二而遠朝疆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茂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子叔黑臀如周聘且言王以為有禮焉厚賄之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孔氏曰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　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者也　高氏曰傳言王使徵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　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繞一往聘其在魯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　汪氏曰四年至此三如齊皆書至　吳粒氏曰未踰時而書至危之也　泉山陸氏曰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

太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典籍倘敦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欠心者吾不知矣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史記〕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汪氏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于鄫國臣聘于京師其所厚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于強夷俾侯送葬而後歸其於大公入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乎呼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乘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彊凌弱矣〔鷹陵李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鄫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

繫乎卿娄譏取也〔汪氏曰〕根牟東夷國也〔陳氏曰〕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鄫襄十二年取邾皆微國也〔汪氏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鄫邾同昭八年莒子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陳氏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宜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劉氏曰〕根牟附庸國也在氏曰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非也根牟荀詡其難易豈春秋意哉公羊曰不繫卿娄譏取也妄甚矣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子文公壽嗣〔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一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掌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汪氏曰〕黑壤之會討曹而宣公以賂免扈之會謀救陳而二十國不會蓋晉成為弒君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所以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奄然以元惡二主兵是以外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不足以却荊楚內不足以自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覇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莊陳其失亦著矣〔象山陸氏曰〕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偷兵力日弱強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虐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逾竟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境也〔杜氏曰〕扈鄭地卒於境外故書地〔范氏曰〕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汪氏曰〕諸侯卒於師曹伯盧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杞伯成是也卒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劉氏敞曰〕敞案二云其日未踰竟也非也未踰境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

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何氏曰〕晉成公不書葬蓋諱也衛成公不書葬殺公子瑕也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臨川吳氏曰〕春秋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

宋人圍滕

〔左傳〕因其喪也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師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於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蜀杜氏曰〕諸侯擅兵圍人之國況又因其喪故從書人之貶〔家氏曰〕滕子卒魯未數月宋乘其喪而圍之匪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帥師救之鄭伯如楚致其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自是晉楚交伐鄭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二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

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汪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譴黨惡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汪氏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弒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郤缺之救援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翫其旅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翼山陸氏曰）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廬陵李氏曰）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為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厥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予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洩冶音也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穀梁傳稱國以殺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衣其衣或乘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乘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滅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史記宋世家王子比干諫而不聽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殺比干親戚也見箕子乃被髮詳狂為奴紂怒又囚之何獨無褒詞大語默宛生當聲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家語史魚伯玉之退彌子瑕之公不從既死猶以尸諫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靈公從之史魚可謂直矣堂朝民曰比干在紂之時親則王子位則三公故諫而不從繼之以死洩冶於靈公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為上

方諸比干自靖自殲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大夫也直諫而死傷於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貶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徵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蹈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以死爭之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尤矣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曩叔肹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紲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肹善矣

[程氏曰]國無道危行言孫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之所貴[陸氏曰]洩冶之臣居於淫亂之邦不能去位而行強諫乃是取死之道故君子不貴也稱國以殺者以直諫縱邪臣害上之意可知也

[劉氏曰]洩冶信能諫其君謂大臣者必察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止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一歲之積洩冶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發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大臣之操過而為具臣之操遇而見殺未為不幸也且陳侯之居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知之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為賢以能止君淫之為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為賢以詠去國亂之為智也[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嘔嘔啾啾朱林之時洩冶知其不可諫絜身而去可矣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幾而旦晝辨也[宋謝趙氏曰]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鬬虎狼以取死庸得為智乎[汪氏曰]洩冶之失在於不能早諫以義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為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勝言文定於徵舒弑之君之傳曰忠莫顯於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

曰者何ー如ァ哉

土 定 土
戌 八年 十年 晉景公孺元年 齊惠十年 宋
穆公 速元年 蔡文十二 鄭襄
六 曹文十九 陳靈十五 弒 桓三
十八 宋文十二 秦桓六 蔡莊十五

春公如齊

汪氏曰公至ニ是四ヒ朝ス齊ヲ矣

公至有齊

此ト如ク齊ニ亦致ス其至ヲ而不書ス月上ノ九年亦文齊ト

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
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
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
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羊傳齊已取之
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
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公娶乎齊因以
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程子曰齊魯脩
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
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貨賤
衆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
也【汪氏曰】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今宣公自即位四年至十年七年之間五
如齊元年及十年皆一年二遣大夫如齊過於事天子之禮矣故惠公悅其能順
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
歸【趙氏曰】歸者來致之辭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
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問傳曰】其言我者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
罪也夫定亂臣之位而取其賂以其服而復歸之
固皆罪矣然其歸也不猶愈於取之乎曷為於取
不書我而書於歸也【宋堂胡氏曰】天理至公無彼
此人欲私焉則有我矣逆已則怒順之則喜偃已

則怒下之則喜魯宣公之於齊惠蓋能順其所為
而致菜以下之也故惠公深喜之而以濟西田歸
魯其稱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魯人復得所賂
則心益放惡益遠矣故以深著助成弒逆之罪其
取之也以貪人之貨己其歸也以悅人之事已
而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賂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
不言我以見內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以篤外有朝聘之禮內有婚姻之故
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
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蓋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侯感公朝事之勤因以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於天子豈可失墜又況有罪路以免討乎齊人取濟西之路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譏書之〔家氏曰〕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而一變桓之篡隱歷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歲始書王以正之今宣之篡亦至此十年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路由來歸蓋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人知罪之所在而自舉本由以復於魯也〔張氏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譏闌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也惟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出於相與之私為可見矣〔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強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遷善歸鄆于益于知故齊悼歸其一邑故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惟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齊惠喜於媚己而歸其田於魯出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我者私己之謂也不惟異於聖人之行王道其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趙氏曰〕按公羊云已取之又言未絕何并誕之甚穀梁云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受乎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何氏曰〕與八年食既應同事重故累食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出哭所有王命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山崔氏何賤君為賤讐也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范氏曰〕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今出奔既不欲其鴞反又不欲立其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自取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故逐其族若舉族盡去之爾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強於齊故勢足以逼高國今自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自至凶于家禍于國也〔家氏曰〕是歲至杼弒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爾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

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二視之則泥去聲而不通矣〔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書崔氏譏諸侯大夫〔高郵孫氏曰〕自隱至昭二十有二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卑廢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為齊大夫故卒有弒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強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尹氏崔氏聖人擇其至強而為害之深者以為戒也〔泥氏曰〕崔杼之奔蓋如陳文子之出不父而復返也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然杼之宗族強盛所以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由其世為大夫故致是耳傳二十八年傳紀崔天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孫道今二五十日年苟非世大夫昏耄長有後於齊國乎○[劉氏曰]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棠盈亦無罪何以不曰棠氏出奔耶

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杜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此一行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汪氏曰]禮諸侯卒有

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於齊非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謂諛事齊不問禮之當否有取乎取之道故春夏兩如皆致之

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葬天王之葬不會使徹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辟氏曰]行不以禮而源源不已何公之不憚繁也[家氏曰]天王崩輔篡之私恩如齊奔喪之喪曾不奔不賻今也慽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之也[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於此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明年二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

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葬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有二主惟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公孫敖奔襄王喪二而不至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喪二而不至弟也少姜之至于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卻而不納益可傷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二人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十子奔楚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多錄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

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家氏曰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明滿殺諫而弑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計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若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君處出入之奉有薦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於殊林以為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卿佐南冠以縶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恭固以千乘之主而自膂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高氏曰〕靈公弒而子牛嗣是為成公成公不討弒君父之賊則知靈之惡播於國人而徵舒之罪國人所不憝也〔汪氏曰〕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註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弒為夫人君之舉動尚謹於嫌疑之除而不可輕也況可玩忽男女之別恣為獉獉之行其不為宋溫之萬良者幾希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張氏曰〕宋鮑以篡弒得國視陳鄭逆亂恬不為怪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家氏曰〕宋鮑聞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之未必無宋襄執謀齊之心襄自不能有成而況於鮑乎春秋書之所以貶之也〔象山陸氏曰〕宋本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爾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於宋歟宋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何義而責滕之專已大當序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朝魯侯三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為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牟牟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廬陵李氏曰] 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偏於彊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

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汪氏曰] 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十於禮者之禮耶晉之諸君猶曰霸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則其君屢會葬于魯矣當時諸侯慢於至尊而謹於強大莫不皆然靈王往吏不討子太叔反以為口實積書所致可勝嘆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襄陵許氏曰] 自晉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來成景相繼力爭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
陳鄭而無以服楚
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
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
罪在晉矣〔張氏曰〕舍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于
戈以討於迫於強令無所適從之小國
〔家氏曰〕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
以責人之從己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強從
也桓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資王室外攘荊楚救
災恤患汲汲焉以得成霸業自晉襄沒靈成景皆不克負
荷而楚莊日以強盛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覬
兵周疆將遍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
犯荊楚之鋒惟何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
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夫勞弊鋤兒霸政之
最先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弛其君盾內有所懾

置而不問今卻缺為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
者乃率三十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從
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霸自是愈衰矣彙山陸氏
〔曰〕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代
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
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
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
為中國也中國之間而從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
不能庇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弒君之賊晉不能討
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
者戒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左傳〕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

也〔穀梁傳〕其八曰王子季子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杜氏曰〕字季子即康公其後食采於劉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墜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室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陳氏曰〕自頃王二而下王室無聘覺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汪氏曰〕宣八公簡慢於王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若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徹不可以不恤魯封七百里之地而不恩魯封之一而不恤魯之事亦不可以不恤事之不恤其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狼戾乃三十掛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以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書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賑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嶧

〔左傳〕師伐邾取繹〔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張氏曰〕詩徐有鬼繹邾文公小遷于繹皆此山之地為邾魯二國之境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魯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偵乎故四國伐鄭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高氏曰]自文公特卿魯有隣宜公篡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家氏曰]滕何負於宋而魯侵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中國無盟主強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救或林氏也[家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汪氏曰]無聲者始可以討入宜公篡立悍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問子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利兵於邾以奪其邑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強齊爲之援故耳不幾頃間欺人之不見而竊食於盆盎之間乎

下書歸父爲邾故如齊則魯之爲邾可知矣

大水

[何氏曰]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顓臾重民怨之所生[張氏曰]陰盛陽微東狹乘豐之徵[家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冬蝗七年大旱今復大水處旱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憂常書也宣嘗以臣弒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盟止此[左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伐邾故也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高氏曰】以伐知故恐齊人以為討遂間而公與大夫五人如齊會葬齊也二歲之以自立何畏於齊宣貝八公行已有慊故君臣相及於齊而猶權其獲矣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勝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顧為其詆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高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蔡子盖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

以其不獲已而趨急於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矣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爲議其後也當凶而行吉禮哀恩之情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彙山陸氏曰】

宜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崩季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詰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濮之事陳諡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徙則以繩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是來猶秘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哉

饑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旨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罔堪故積貯無有聚卒水旱遂致之食

【彙山陸氏曰】

君子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聽自我民視天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書豫之君哉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伐楚師于襄北諸侯之師戍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凌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憑陵中夏之稱也知黙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怒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黙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顚兼以傳為按者也〔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略而不書耳〔象山陸氏曰〕當是時晉侯方魯之亦間熟爛如此楚子少肆行其誕謾之心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

也

附録〔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訃于諸侯公之亂鄧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殺幽公而謚之曰靈

癸亥　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晉景二　齊頃公無野元　衛穆二　蔡文十二　鄭襄七　曹文二十　陳成公午元年　杞桓三十九　宋文十三　秦桓七　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陵穀作夷陵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繞角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以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朱子曰〕宜公之時楚莊盛強十三盟中國〔程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汪氏曰]詩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今楚中南蠻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無伯諸侯之失其騎也[胡氏曰]春秋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滅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晉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檉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顧氏曰]言教都邑失禮則於野求之亦將有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無人衆亂陵夷之極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楚莊於是合二十國爲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不能討徵舒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汪氏曰]楚自會孟之後未嘗稱爵與於會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孟稱爵貶之也於楚太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子序之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後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不予嬰齊之主諸侯宋鄫之盟屈建子圍先歃而經首晉不爭楚之伸也士盟也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則皆狄也由是知辰陵之盟楚子先序而無貶詞蓋予

之
也

附録 左傳 楚左尹子連侵宋王使諸侯令尹薳罷
猶城沂使封人固辭以請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
財用平板幹称畚築程土物議遠邇基址具餱
糧度有日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胡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
而挾強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蜀杜氏曰稱齊人以
示衆人齊亦以人魯也必責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
之專也汪氏曰伐而不告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
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宜公之德俾
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笙之逐得非肇端於
此歟

○秋晉侯會狄于攅函

攅才端反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于攅函赤狄衰狄之後遂服
于晉秋會于攅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
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
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
乎 穀梁傳 不言及外狄也 杜氏曰 攅函狄地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向分顓也書會戎會狄會
吳皆外詞也 范氏曰 所以異之於諸夏 解氏曰 諸
侯之會戎狄皆在所可罪則盟主可知也内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
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
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宜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養其一指不能二年而總小功之察甯軒張氏曰孟子所
謂言舍其矢猶不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
自見者也【高氏曰】陳鄭諸侯夏之國而從楚衆狄東
夷之人也【胡氏曰】陳鄭從晉狄在横暨而晉侯親徠
會之夫中國諸侯所恃者晉齊齊方伐莒晉方會
狄而使楚人為伯者晉爾晉方伐莒晉侯親徠
倡義於天下而晉救於群狄至徙會焉晉果甚
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
三年晉侯伐鄭不書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徙與狄會
使楚舉太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
老所以敗于邲也【汪氏曰】晉景既狄地
為會與僖二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義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
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
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此入而殺也
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
不使衆狄為中國也程子曰人衆辭大惡
稱人者衆辭也【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詞
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范氏曰】變楚子言人者貶君之
討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罪且百年於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則楚之討徵舒歸其不以貶楚子何討貶不以內外貴賤恒稱人〔高郵孫氏曰〕討貶雖諸侯雖大夫雖國人雖夷狄必皆曰人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馮氏曰〕弒君之賊固人人可得而殺之豈有夷夏之辨哉徵舒弒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反致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尚知徵舒君者之讎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正也〔張氏治〕曰〕楚子夷狄也能殺徵舒與陳殺州吁蔡殺陳佗一刀書之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誅而天下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二綱於大亂之日也〔呂氏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氏〔杜氏曰〕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殺予之以討賊之義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入雖君將敗人之於是稱楚子楚殭甚矣弁王一篇雖圍城無恥詞固進楚也亦憂楚也〔汪氏曰〕晉人執曹伯非伯討故先書入曹後書執曹伯楚靈殺齊慶封雖殺有罪而不以討賊殺之故先書伐宮而後書殺慶封亦不係之楚人則知此以討賊予楚莊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篡弒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與不

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旣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旣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氏曰】州鄉屬云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范氏曰】二子人與君皆滿當絕之而恃寵納之執晉人以國威柄制其君臣傾倒上下錯亂邪正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事見左傳昭公十九年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茅堂胡氏曰】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下進退大臣之事請命之而世宗無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未滅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陸氏曰】楚子之討正也故書入入人之國又納滿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罪以示不止春秋之義彰善癉惡遏亂討賊原情責實非有二也【汪氏曰】春秋予楚莊之討徵舒而稱楚人亦猶吳闔廬之救蔡而戰于柏舉稱吳子也楚子入陳目其人而貶之亦猶吳入郢之舉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蓋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予奪如此也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微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矣俟於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發之哉使其素有討賊之志則四年之伐鄭俘歸生而轅諸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扶之門而仗義之名著於中國矣奚待於三月之圍失賊不討而受肉袒之降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為功故不足以進於此也文定謂假於討賊以縣陳信矣論者以楚莊君五覇之列亦取其討賊之一節如秦穆之悔過耳抑方諸呂闔夫差之暴橫而或者亦以覇許之則秦穆楚莊猶為此善於彼者歟〔廬陵李氏曰〕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誅蔡般也執慶封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執慶封亦無貶辭但楚靈之暴非莊比矣○劉氏曰公羊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且外討賊君之賊何不得乎穀梁云此入而殺其不先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入後言殺可謂內徵舒有罪爾且先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又之可乎對曰可哉吾聞之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納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書有禮也〔公羊傳〕此皆大夫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輔入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言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胥臾】二子不繫之陳絶於陳也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柰何納音諸徵舒之宮戮治之墓戶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賊幾乎【高氏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

弒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君陳大夫之位哉【呂氏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而書納【張氏曰】孔寧儀行父之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詩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自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汪氏曰】孔寧儀行父請討於楚也其歸不係陳不書奔書奔則是寧行父凡書納皆非所宜納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行父于陳曰入曰納惡皆見矣【盧陵李氏曰】春秋書納六子斜捷荷爭國者也頓子北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聵不當世氏曰】左氏云書有禮納穀梁胡氏得之○【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55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

附録 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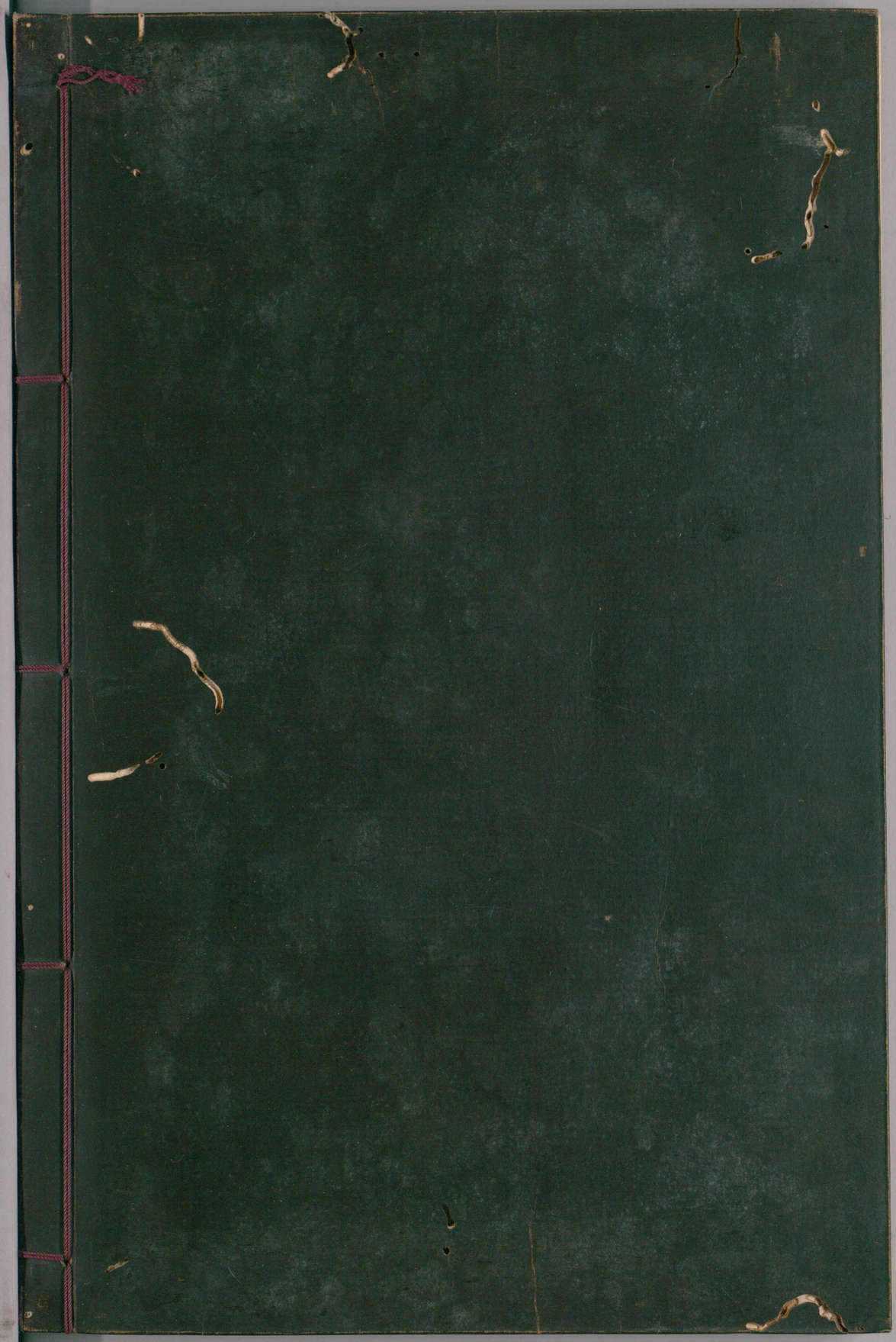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